

舞姬

川端康成——著

日本經典名著2

鄭秀美——譯
竺祖慈

星光出版社——印行

舞姬

川端康成／著

鄭秀美・竺祖慈／譯

星光出版社

舞姬

日本經典名著系列 2

原書名：舞姬
原著者：川端康成
原出版者：新潮社
譯者：鄭秀美・竺祖慈
編輯：蕭照銑・馬興國
發行人：林紫耀
出版者：星光出版社

臺北市寧波西街 116 號
電話：3034812・3095912
傳真：3019270
郵政劃撥：0014243-1 號
星光出版社帳戶

印刷者：傑泰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中和市中山路二段 340 巷 48 號
電話：2489527

排版者：紀元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號：局版台業字第零壹陸玖號
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初版

定價：200 元 兩冊不分售

ISBN：957-677-108-0
中文版授權・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Yasunari Kawabata MAI-HIME

Copyright © 1951 by Hite Kawabata Originally
published in Japan

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
Hite Kawabata through Orion Literary Agency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1993 Sing-Kuang
Book Company Ltd.

特價不退書

日本經典名著出版緣起

當人類的情感受到最深刻的衝擊時，往往會形成一股創作的靈感。從古至今，文學一直扮演著智慧傳承的角色；文學創作者偉大的性靈也隨同不朽的名著永存於人們的心中，深深地打動著每個時代的讀者。文學的價值已普遍受到人們所肯定與推崇，這是無庸置疑的。

在這精神文明遠遜於物質文明的廿世紀末葉，瘋狂追逐名利的結果，使得人與人之間爾虞我詐；社會上充斥暴戾之氣；刺激感官的娛樂遠比陶冶性情的書籍受人喜愛，不禁使我們憂心忡忡。因為「書籍」一向扮演著傳播知識與提昇文化之重要角色，是任何媒體所無法取代的。身為一個出版人，我們深感此一重任，深怕人們將文學的價值遺忘。因此，經過長久的籌備，本社毅然取得一系列日本經典名著之中文版翻譯權，計畫陸續出版，期望能提供國內喜愛文學的讀者另一片遼闊的視野。

在浩瀚的文學世界裏，我們之所以執著於日本文學的原因，主要是因為二次戰後，

隨著日本經濟的復甦，世界各國對日本文學的研究也不斷地發展，尤其，日本文學與我國文化夙有淵源，小說更是日本文學發展的主流。諸如川端康成與三島由紀夫的作品早已獲得全世界的肯定。川端康成於一九六八年以《雪國》、《千羽鶴》、《古都》榮獲諾貝爾文學獎，三島由紀夫師承其後，可惜以四十五歲之英年撒手塵寰，否則即可能成為亞洲第三位得獎人。

如今，我們誠摯地希望將日本經典名著以流暢、信達的譯文介紹給國內喜愛文學的讀者。

無垠的文學領域裏「星光」滿天，我們已為您尋得最亮的恆星，並邀請您共享智慧之宴饗。

排除萬難，將好書呈現給讀者，一直是我們堅持的經營理念，協力共創一個知性的社會正是我們最大的心願。

星光出版社日文編輯部

舞姬・目次

日本經典名著出版緣起

一

皇城的護城河

1

父子與母女

27

半夢半醒

61

冬之湖

99

愛的力量

125

山的對面

161

佛界與魔界

195

往事已矣

225

解說

251

川端康成年譜

①

皇城的護城河

十一月中旬，東京的日暮時分在四點半左右。

計程車發出惱人的聲音停住時，後面冒出陣陣黑煙。

車後放著一袋木炭和一袋柴薪，另外還吊著一具變了形的舊鐵桶。

後面的汽車在鳴笛，波子回頭望了一下，說了聲：

「可怕，好可怕！」

她縮著肩膀，往竹原的身旁靠近。

然後把手舉到胸前，似乎想把整個臉遮住。

竹原看到波子手指微顫，感到頗為吃驚。

「什麼？害怕什麼？」

「會被發現的，也許會被人發現。」

「啊……」

竹原看著波子。

由日比谷公園後面進入皇城前的廣場，須經過一處平時就車水馬龍的十字路口，現在又正值下班的巔峯時間，所以兩人的座車後堵塞著兩三輛汽車，左右兩旁不斷地有汽車奔馳而過。

堵塞在後面的車子倒車時，車燈射入他們兩人的車內。波子胸前的寶石顯得閃閃發光。

波子穿著黑色套裝，左胸前別了一只胸針。細長葡萄形的胸針上，蔓藤是白金，葉片是墨綠色玉，其中點綴著幾顆象徵葡萄的鑽石。

她戴著項鏈，還搭配一副珍珠耳環。

但是，珍珠耳環只在頭髮後面若隱若現。而珍珠項鏈也因為白色罩衫上蕾絲邊的點綴而不太顯眼。蕾絲邊看似白色，但也許是珍珠色。

蕾絲一直綴到胸前，質地柔軟，更增添了青春的氣息。

領子也同樣綴著蕾絲，且微微豎起，從耳下方開始打褶，向前推進形成圓形，使細細的脖子似乎搖曳在溫柔的波浪中。

微明中，波子胸前的寶石也在閃爍著，似乎要向竹原傾訴些什麼。

「會被發現？在這種地方會被誰發現？」

「矢木……還有高男……高男是他兒子，正代替他監視我呢。」

「妳先生不是在京都嗎？」

「不知道，他隨時都可能回來的。」波子搖搖頭。「都怪你讓我坐這種車，你一向都是如此。」

這時，汽車又帶著惱人的聲音啟動了。

「啊！開動了。」

波子喃喃自語地說。

交通警察也看到了一輛車正在十字路口中央冒著黑煙，但並沒有過來干涉，可見那輛車只停了一會兒。

波子左手按住臉頰，彷彿餘悸猶存。

「妳怨我讓妳坐這種車。」竹原說，「那是因為妳慌慌張張地推開人羣，由公會堂跑出來的緣故！」

「是嗎？我倒沒發覺，也許是那樣吧！」波子低下頭去，「今天出門時，突然想起要戴兩枚戒指。」

「戒指？」

「是的，因為這是矢木的財產……如果遇到矢木，他看到自己不在家時寶石不會丟

失，他會很高興的。」

波子在說話時，車子又發出惱人的聲音停住了。

這次司機下車走過去。

竹原看著波子的戒指道：

「原來妳戴寶石戒指，是提防遇見矢木呀！」

「這，不太清楚，只是突然想起。」

「真沒想到。」

波子似乎沒聽到竹原在說話。

「真討厭。這部車……出毛病了，真討厭！」

「煙冒得很厲害。」竹原也回頭看看後窗。「好像在打開汽缸蓋點火呢。」

「該死的車！不能下車走走嗎？」

「先下去吧。」

竹原打開緊閉的車門。

這是在通往皇城前廣場的護城河上。

竹原走向司機，回頭看看波子。

「急著回家嗎？」

「不，還好。」

司機拿著一根長鐵棒插入汽缸內使勁攪動，大概是想將車子發動起來。

波子像避開他人眼光似地往下看著護城河的流水，看見竹原走近，她說：

「今晚家裏大概只剩品子一人。每當我回家晚了，那孩子總是淚眼汪汪地問我怎麼了，上哪裏去了。但她只是擔心，不像高男會監視我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不過剛剛提到的寶石倒使我頗為訝異。寶石本來就是妳的，家中的生活不也一直都靠妳的力量在支撐嗎？」

「話是如此，但也談不上什麼力量。」

「真想不到。」竹原望著波子無精打采的神情，「我實在無法理解妳先生的想法。」

「那是矢木家的一貫作風，早已成習慣了，自從結婚以後就一直沒改過。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嗎？」

波子繼續說道：

「也許結婚前就已如此了，從我婆婆那輩起……矢木的父親英年早逝，由他母親一手扶養長大、入學。」

「但現在情形不一樣了。戰前，靠妳的陪嫁就可以過上舒服日子，但現在已不能那

樣了。矢木應該很明白的。」

「我也明白。但是，人總是肩負著各自的悲哀。矢木就是這樣說的。悲哀的份量過重，在其他的方面就會知而不解或無可奈何。我也這麼認為。」

「無聊。矢木的悲哀，我不知是什麼……」

「日本的戰敗毀滅了矢木心中的憧憬，他自己就是舊日本的亡靈。」

「哼！這個亡靈又怎可對妳養家糊口的辛勞視若無睹呢？」

「倒也不至於視若無睹。戰後物資匱乏，矢木惶然無措，所以才會監視我。爲了一點點錢也要斤斤計較，我甚至害怕他有一天真的什麼也沒有時，會想自殺呢？」

竹原聽了不禁打了一下寒噤。

「所以才戴兩枚戒指出來？矢木雖還不至於是亡靈，但妳倒是被亡靈纏身了。只是高男看到他父親卑怯的態度會怎麼想呢？他已不再是小孩子了吧！」

「是的，他似乎也爲此苦惱。關於這一點，他倒是同情我。看到我在工作，也說要休學來幫忙。那孩子一向將他父親當作學者般敬重，真不敢想像一旦他不信任他父親時，會變成什麼樣子？只是在這時候講這種話未免……」

「沒關係，我會洗耳恭聽。但是看到妳剛才那麼畏懼矢木的樣子，真不忍心。」

「對不起，不過現在已經不要緊了。我的恐懼症常常會發作，像癲癇、歇斯底里之

類……」

「真的嗎？」竹原懷疑地說。

「真的。一堵車我就受不了。現在已經沒關係了。」波子擡起頭來，「好美的晚霞啊！」

彩霞的瑰麗似乎渲染了珍珠項鏈。

接連兩三天上午都是陽光普照，到了午後天空便出現幾片薄雲。

日暮西下時，那幾片薄薄的雲便與夕陽餘暉溶在一起。霧靄朦朧的彩霞因薄雲的瀰漫更散發出迷人的色彩。

夕陽如煙霧般地垂灑下來，此時依然殘存幾絲白天暖暖的餘溫，偶爾幾道秋夜的冷鋒拂嘯而過，令人感到夕陽似胭脂般的雅致。

一片胭脂般的天空，有幾片濃濃的殷紅彩雲，也有幾抹淡淡的粉彩，其中也點綴著幾層淡紫以及淺藍的雲朵，再加一些其他顏色，全部都融入夕陽中，眼看著彩霞披垂而下，色彩很快地交換，漸而淡淡消失。

最後，在皇城林木的樹梢上只剩下一道藍色的天空，就像一根飄帶。

清澄的碧空不為夕陽所渲染，在黑沈的森林與艷紅的晚霞間，畫出一條鮮明的界限，一道細長的藍天顯得深遠、靜寂而澄亮，似乎有說不盡的思愁。

「好美的晚霞！」

竹原也嘆道，他重複了波子的話。

竹原僅是仿效波子，認為晚霞單單美麗而已。

波子依然望著天空。

「到了冬天，晚霞就慢慢多起來了。這晚霞最易令人想起兒時的情景，你說是嗎？」

「是啊……」

「冬天雖然寒冷，我卻常在門口看晚霞，有時家裏人罵說：這樣要感冒的呀！啊，我有時會想：自己愛凝視晚霞，大概是受了矢木的影響吧。其實我從小便喜歡看了。」波子轉向竹原，「很奇怪，剛剛走進日比谷公會堂時看到四、五棵銀杏樹，在公園的出口似乎也有四、五棵銀杏，這些樹看起來都差不多，黃葉的凋零卻不相同，有的落下很多葉子，有的只落一點點。看來，連樹木也都各有其命運……」

竹原沈默不語。

正當想著銀杏樹的命運時，車子突然嘎嘎地停住，波子嚇了一跳而害怕起來，她望了望汽車。「看來還沒修好呢，可是在這裏站著等也太顯眼，我們到對面去吧！」

竹原辭退掉司機，正在付錢時回頭看，波子已經橫越馬路而過。背影仿若年輕少

女。

護城河盡頭的正對面，有棟麥克阿瑟的司令總部，原以為屋頂仍懸掛著美國國旗與聯合國總旗，沒想到已經沒看到了，大概正是降旗的時候吧。

在司令總部的東方上空已無晚霞，薄雲正在高遠的天際散開。

竹原知道波子的感情很脆弱，但看她那輕快的背影，剛才所說的「恐懼症發作」想必也已消失了吧！

竹原也跟著橫越而過。

「在川流不息的車道上輕盈地穿過，真不愧是舞者的步履。」他輕輕地說道。

「是嘛，不是開玩笑吧！」波子猶豫了一下，「我也要開個玩笑。」

「對我！」

波子領首低頭。

司令部白色的牆壁以及窗內的燈倒映在正對面的護城河裏。

建築物的白影漸漸淡逝，水面只剩燈影搖曳。

「竹原，你幸福嗎？」

波子輕輕地問道。

竹原轉過身來沈默不語，這倒使波子紅了臉。

「現在不再這樣問我了？以前你不知道問過多少次了。」

「是呀，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。」

「已經二十年沒問了，這次是我來問了。」

「這就是對我開的玩笑！」竹原笑道，「現在即使不問也是知道的。」

「難道以前就不知道？」

「知道是知道，故意問問罷了。難道妳會問一個幸福的人『你幸福嗎？』」

竹原邊說邊向皇城走去。

「我覺得妳的婚姻是錯誤的，所以不論是婚前或婚後都會問一下。」

波子點點頭。

「那是多久以前了？西班牙女舞蹈家來時，大概是妳婚後第五年吧！在日比谷公會堂偶然相遇，那時妳坐在二樓前排的貴賓席上，妳的芭蕾舞同事和妳先生也在場。我的位置則在後面，原有意要隱藏起來，但還是被妳看到了，妳毫無顧忌地走過來坐在我身邊一直不動，我怕被妳先生或朋友發現了不好，要妳坐回原座，妳卻要求坐在我身邊，並說妳會老老實實地安靜坐著。直到終場共兩個小時，妳始終坐著沒動。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我可感到很吃驚。矢木也發現了，還不時地回頭看，妳卻也不避諱。那時我真感

到迷惑。」

波子放慢腳步，忽然站住了。

皇城前廣場的入口處有一告示牌，竹原看到上面寫著：本公園是屬於大家的，敬請保持公園的清潔。

「這裏也算是公園？這能稱得上公園嗎？」

竹原看了厚生省①國立公園部的告示牌後說。

波子遙望廣場的遠處。

「戰時，我家的高男及品子還是小小年紀的初中生和女學生，常從學校來這裏搬土、除草。每次說去宮城，矢木就用冷水幫小孩們洗淨身體。」

「那時的矢木是這樣的吧！但那時的宮城，現在都不叫宮城，大多稱為皇城。」

皇城上空的晚霞多已變得淡薄，灰濛濛一片，倒是東方的天空還殘留著白天的餘光。

但在皇城森林盡頭那抹淡淡的碧空還未消逝，僅是漸漸加深變暗。

森林中有三、四棵高細的松樹挺立空中，在晚霞的餘暉裏，只看到一棵棵剪影般的松影。

波子邊走邊說：